

## 专访 胡为一 | 当代炼金术中复杂的物质转化之旅

来源：艺术壮士

访谈人：毛壮

受访人：胡为一

毛壮：本次展出的新作是什么材质、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为一：此次展览的新作是一组浮雕作品，表面的材质使用了 24K 纯金。展览的灵感来源于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庞大地下炼金产业，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小作坊将电子芯片中用于传导介质的金通过非常原始的方式提取出来。这让我对炼金术这一古老的行业产生了兴趣，展览题目“翠玉录”也正是来源于此。作为一块传说中记载着神之箴言的石板，它向我们传递了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言的“万物归一”的概念。任何物质如果本来就是一种物质的话，那它们必然可以相互转化，以此为理论指引，我便开启了一场复杂的物质转化之旅。以这些垃圾芯片为开端，它们不断下沉沦为炼金材料经过化学提炼后转化为黄金，而在另一端不断上升成为 AI 并计算出了这些因人类活动而早已灭绝了的植物图像，再经由我的身体塑成浮雕，最后参考了佛像制作的工艺，黄金和浮雕彼此结合成为永恒而又神圣的植物纪念碑。

毛壮：新作的创作概念是如何萌发的，准备过程经历了多久，是否遇到什么阻碍与困难？

胡为一：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起源于一则新闻。因为创作“梦中身”的缘故，我需要向医院购置大量患者废弃的 X 光片，这个采购行为自从 2020 年就开始了，但奇怪的是近几年购买变得越来越难价格也飞涨。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说的是安徽一对夫妻从大量废弃 X 光片中炼出了 27 公斤的白银，后因环境污染和违规经营而获刑。我一下子就兴奋了，自己在暗房熟练地将硝酸银转换为照片，却从未想过图像还能逆向地转化为物质。而最后这对“炼金夫妻”获刑的结局似乎也在暗示着这种逆向操作的行为是一种禁忌，好似西方传统中的黑魔法，是要被教会（公权力）抓住活活烧死的。总之这则新闻向我打开了一个地下世界的大门，告诉我在国家公权力无法侦测的一些角落，还有这样鲜活的当代炼金术存在。从那时起我悄然地伪装成一个幻想炼金致富的学徒，游走在各个炼金微信群地下工厂和小作坊之间，交上学费和投名状成为这些边缘人。

毛壮：你是怎么想到将炼金术与 AI 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

胡为一：在“金色档案”这组作品中，炼金术和 AI 在物质上的联系是因为芯片技术。金作为最佳的传导介质之一被大量的使用在需高速运算和传输的电子设备上。没有了金，所有设备在传导和运算上的效率都将大幅退化，AI 的诞生也无从谈起，黄金和 AI 在技术现实前从来就是天然地被绑定在一起的。从另一点上金也是我整件作品在概念构成上的传导基础，从作为商品的电子设备，流入到地下炼金工厂，后转化为具有货币属性的黄金，最后经由艺术家之手再次成为悬挂在画廊空间中的作品（商品），并进行再次的流通。金就如同其自身绝佳的延展性，在各个生态的齿轮中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使它们能相互协同工作。

毛壮：有使用哪些 AI 工具来生成参考的素材？

胡为一：我尝试了多款工具例如 ChatGPT4.0、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等等。最终还是选择了算图最为入门的 ChatGPT4.0。因为在这件作品的结构中，图片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工作流中我需要收集这些灭绝植物的档案并让 AI 理解从而生成最终的照片，所以综合的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从这点上 ChatGPT4.0 要远远强于其他。

毛壮：在之前进行其他创作时，是否使用过 AI 生图、或者其他 AI 工具？

胡为一：没有，我从一开始就对 AI 生成的图片毫无兴趣，这个展览的也不是在表现 AI 有多么强大，赞颂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再现了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植物亡灵，我的意图恰恰相反，就如我苦思冥想构建出来一环套一环且密不透风的结构一样，构建它的意图恰恰是让人去揭穿并打碎它。在展厅的尽头，我首次尝试把文献资料有限地展示出来，其中就有 ChatGPT4.0 生成的这些呆如木鸡的植物照片以及一旁如验尸报告般被打印出来的植物档案。这如同人类一直以来在做的蠢事，把一个东西弄死了还要把已经腐烂的尸体刨出来再给它做个科技医美。这或许才是我真正对 AI 产生兴趣的原因吧，它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却又无限放大了人类的无知，AI 本身就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是非常拧巴的存在，但它又是能让人类看到自身局限性的必经之路。

毛壮：还想到将来如何在其他创作中使用 AI 工具吗？

胡为一：我对 AI 的兴趣是出于它能如镜子般地反射出人类的无知、傲慢、和技术悖论性。它的存在便是意义，是人类内窥自身的明镜，至于在艺术和美学层面，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令人诧异的价值，原因也可能是我的技术不精吧。总之我对 AI 的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并且我不想它在将来变得强大和完美，试想如果 AI 可以完全再现这个现实，那是多么的无趣啊，我指的是在艺术创造层面。很多时候我会把 AI 和摄影术进行比对，在摄影成功替代了绘画成为再现现实的首选工具后反而使得绘画的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点十分吊诡，同样的，如果 AI 替代了摄影和其他技术媒介后，是否反而能把它从工具化的牢笼中挣脱出来呢？照这个逻辑，我越不喜欢 AI 生成的照片和影片，就越能对影像艺术的发展充满信心。一个新的局面即将到来，虽然我现在还说不清那是什么。

毛壮：在本次展览筹划过程中，除了想到用电路板、芯片“炼金”，是否研究过其他能炼金的方法？

胡为一：除了芯片“炼金”就是上述有提到的 X 光片炼银了，这个非常有趣，构成了展览中“金色档案”系列作品和“梦中身”系列作品之间一条非常隐性的关联线索。

毛壮：你过往的作品大部分是摄影与影像的形式，怎么想到创作其他媒材的作品的？

胡为一：我一直在摄影和影像创作领域里，但讽刺的是，我从未上过一节影像课，所有相关的技术（拍摄、剪辑、暗房、交互）全部都是我自学完成。而我真正科班学习过的专业恰恰是这次展览中所呈现的雕塑，从大一到大三我学了 3 年传统泥塑，其中还去雕塑工厂跟着师傅堆大泥实习，这一切的经历最终化为一句誓言：这辈子再也不做泥塑了！当然誓言就是用打破的，14 年后我再次重操旧业，一切就如同这个展览中无数的闭环一样。扯远了说回

媒介的选择问题，在迄今大约十年的创作经历里我一直视自己的身份为一位观念艺术家，所以媒介的选择应当首先为想法和创造力服务，在这方面我尽可能不给自己设限。如同这个展览，其涉及的领域和概念已经非常复杂了，在媒介和材料的选择上要尽可能简单，为此我没有像之前那样使用多种媒介结合的方式。另外，因为展览讨论的主题从古老的炼金术到近些年才兴起的 AI，时间跨度很长，所以我尽量选择最传统的技艺去完成作品，比如泥塑、翻模和运用在传统佛像制作上的金箔工艺等等。在另一件作品“梦中身”中也运用了最古老的玻璃板蓝晒工艺（摄影术在发明之初大都显影在玻璃板和银板这些材料上）。这些传统媒介的出现为整个展览提供了一种媒体考古的质感，泥塑和手工冲印在宣告身体性回归的同时也与一切都可被自动化替代的现实形成反差，如文献展厅中 AI 生成的图像和自闭儿童的绘画相互对峙的状态。媒介的选择在此次展览中更像是种立场的表达。

毛壮：在准备与创作的过程，和创作摄影、影像作品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

胡为一：如果我给自己设定的身份是一位观念艺术家的话，那这次的新作和之前摄影、影像的创作就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以概念为先导。我想成为有通感的艺术家，就像皮埃尔于热或是肯特里奇，有强大的美学特征却不是固定在某一个领域。就像朗西埃说的：“美学主要不是指与美相关的东西，而是与感性相关的东西，它与我们所称之为政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共同的感性经验有关。”在这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下艺术家如何利用现实调动他的感性经验变得非常重要，我这方面的能力还差远了。

毛壮：本次所展出的摄影装置作品“梦中身”，最初灵感来源于什么地方？

胡为一：“梦中身”的灵感来源于我自 2020 年开始创作的“蓝色骨头”系列，4 年的时间里我慢慢地将作品从形式和概念上完善，到“梦中身”算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吧。“蓝色骨头”的创作源起于疫情爆发后我对身体伤病甚至死亡的兴趣，这是一个人类非常悠久的历史话题，可我们总是避之不谈。但在西方绘画传统中，例如“虚空派”时常会表现骷髅或者骨头等元素，用来揭示物质世界虚妄的本质。在佛教五门禅法中也有“白骨观”，通过观看尸体腐烂变白骨的过程来破除我执。总之白骨在许多文化或信仰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元素，我误打误撞地走了进来试图将这些颇具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视觉化。做“梦中身”的时候我开始对拼贴十分着迷，刚好随着收集 X 光片的数量增多，我有了一个包含几千张不同患者各个部位影像的数据库。我从这些数据库中截取不同患者局部的照片如弗兰肯斯坦般将它们“缝合”在一起，随后一个模糊了性别、阶级、种族、年龄的陌生人诞生了。我开个玩笑，按照现当代艺术的标准，这或许是最身份正确的陌生了，一个受伤的、边缘的、跨性别甚至物种的处处都是的陌生人。他来源于我们所有人，却又不是所有人。我在视觉上将植物和白骨的关系也处理得更加模糊化，有些部位植物甚至直接替代的人的结构。相片化为银水，骨肉生出花枝，无论此刻健康还是伤痛，我们终将回到自然，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毛壮：花朵似乎是你非常喜爱的元素，出现在众多不同系列的作品中？

胡为一：是的，花朵或者确切的说是植物元素吧。刚回溯了一下我的创作，其实 2014 年第一件系列摄影作品“我静静地等待光从身体穿过”中就有反复出现的植物元素。在我的创作中植物相互穿插出了好几条隐性的线索，但不变的是人、城市、技术和自然间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如 2016 年的互动装置作品“植物简史”，一颗被栽培在城市空间中的树成了讲述城市变迁最好的见证者。2018 年的系列摄影作品“触角”系列中人为制造的闪电击烧花朵的瞬间，

似乎人和自然只能在图像中共存。在 2019 年的影像作品“风的规范”中，树枝的摆动有规律地听从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呈现了当自然服从于人为规范后的图景。2020——2022 创作的系列摄影“蓝图”里，真实的花朵被放大千倍后吞噬掉摇摇欲坠的建筑景观。又如近期创作的影像装置作品“花之奇观”，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无数重要历史照片中作为背景装饰物的植物成为了前景，并被电视频道实况转播。等等作品。我希望植物是这些独立作品间相互交织的藤蔓，使它们变得有力且柔软。

毛壮：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

胡为一：今年应该还会有起码 2 个个展，创作会延续这次“翠玉录”展览的概念并继续深耕下去。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7 月在 798 的蔡锦空间的个人项目，我还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好方案，但展览应该会和我太太现在肚子里 4 个月的小生命相关。就如上文说的那样，艺术家要调动感性经验，目前对我而言没有比等待一个新生命降生更感性的事了。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_d5NF-xPxDwfWLBuJJrew](https://mp.weixin.qq.com/s/g_d5NF-xPxDwfWLBuJJrew)